



寒凝大地。蕴含生机。

我奔行在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大滩镇。西大滩,这片草场田野连缀而成的地域,或许是山川绵延、地域辽阔的缘故,才称其为大。

站在西大滩的某一个滩上,抬眼环视,或雪峰矗立,或森林延展,高低起伏,环抱四周,既是一个个自然天成的生态屏障,又是村落家园的护佑者、陪伴者。

西大滩多样的地理地貌和四时物候的变换,让每一个季节都充满了美丽与精彩。我造访的这个冬日,也有着出乎意料的惊奇。这惊奇,对我而言,源自不久前降临的一场大雪,使这里成为充满白色的圣洁之境。

我愿意相信,这场大雪最先落到了群山之巅。我对面高耸的山脉,名叫毛毛山,属于祁连山东延冷龙岭分支,西与乌鞘岭相接,东经老虎山没入黄土高原。西大滩位于这条山脉的北麓。大雪初晴的天空,一只倒扣的蓝色瓷碗,被太阳擦洗得锃亮透明,没有一点杂质。天空下的皑皑积雪,覆盖在毛毛山的每一座峰端,闪烁耀眼的光芒。

仰望阿尔金山

□ 向国忠

在阿克塞,不管春夏还是秋冬,无论清晨还是日暮,只要你抬头仰望,就能看见,天际屹立着的阿尔金山,终年白雪皑皑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阿尔金山是柴达木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界山,平均海拔在4000米。阿尔金山在甘肃境内地域面积较小,横贯阿克塞阿伊纳乡至阿克旗乡,当金山口则是阿尔金山与祁连山的分界处。

父爱如山,山就是父亲,伟岸、宽广,让人心存敬仰,也让人坚强而充实。1998年夏,我刚到阿克塞,白天闲来无事的时候,就一个人坐在老县城南面的山头,静静地仰望着远处的阿尔金山,听风,看云。

高原上八月的风依旧凉爽,吹动着我的衣衫,也吹动着我家离家的愁绪。高原上八月的云轻盈飘逸,带着

我的遐想在湛蓝的天空自由翱翔。更多的时候,我还是沉浸在雪山的冰清玉洁里,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和壮丽。清晨,太阳初升,万道霞光染红了天空,那银白色的雪山,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边,闪烁着无尽的光辉。缭绕的云雾笼罩着雪峰,若隐若现,仿佛沉浸在一场冰雪的梦里。

夕阳中的阿尔金山,又披上了五彩霞衣,山顶熠熠闪光,如金碧辉煌的王冠。天空从浅蓝到橙红,再到深紫,似一幅天然画卷,让人陶醉。山脚下,山溪潺潺,毡房点点,五颜六色的花朵和碧草铺尽漫山遍野。抬头看白雪皑皑,低头一片绿草如茵,什么也不想,什么也不用想,在牧歌和鸟鸣中静静感受生命的真谛。

仰望阿尔金山,纯净而诗意。冰清玉洁的雪峰,湛蓝幽远的天空,纯净得宛如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。

角,诙谐幽默,总能赢得满堂喝彩。我喜欢有戏班子来村里,那些日子能吃到好吃的暖锅。蕨菜、腊肉、手擀粉、猪排骨、白菜、肉丸子、土豆片、豆腐等食材被依次整齐地排列好后,暖锅中央的小烟卤升起了袅袅青烟,暖锅随之发出“咕嘟、咕嘟”的声响,醉人的菜香随风飘荡,让人垂涎欲滴。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跨进门槛,爬过窗户,把温暖洒满屋子,一家老小全被叫醒了。和煦的阳光也照耀在炕上的火盆上。外谷手握着火筷,娴熟地剥落沉积在木炭上的白灰,拿起小木棍在茶罐里捣了几下,茶汤成了深褐色,拎起茶罐一倒,黄亮的茶汤顺着茶罐的尖嘴流进白瓷小碗。重新给茶罐添上清水,偎在炭火旁。他在煮好的茶汤里放一撮盐,端到嘴边,轻酌一口,好不惬意。接着掰下块馍下茶,细细咀嚼。

夕阳里,辛劳的农人肩上斜搭着衣服,跟在自家的牛轱轳车后面,慢慢悠悠走在土路上,牦牛偶尔“哞”地叫一声,一只狗最先狂吠了一声,接着全村的狗都叫了起来,受惊吓的猫敏捷地爬上墙头房脊,“喵喵”一声,转眼不见了。家家的屋后山墙上烟火冉冉升起一缕缕青烟,青烟随风散去,混合着浓烈的干草树叶味。人们把湿地里盘根错节的草根铲下,晒干生火取暖,灰烬撒到地里既是上好的农家肥,又能防治当归的麻口病。

离老宅不远的两亩地的梨园,种着石头梨、浆水梨、麦梨和黄梨,沿院墙四周种着牡丹、芍药和丁香。麦梨最先成熟,皮薄呈黄褐色,有星星点点的斑点,香甜酥脆,汁水饱满。石头梨寒露成熟了,果实坚硬,汁水少,咬一口犹如啃石头。霜降后收获的浆水梨是当地的特产。果子刚采摘下来还不能吃,必须放在空地上,用麦草覆盖好,静等自然糖化。寒冬腊月,雪花飘飘时,拿出冻得硬邦邦、黑黑的浆水梨,放在一盆凉水里,不一会儿梨子上面就会结出一个晶莹剔透的冰灯笼,打破薄冰,拔掉不足一寸长的细细的果柄,嘴搭在上面轻轻一吮,一股清凉透彻,酸酸甜甜,甜滋滋的汁水流进嘴里,迅速滑进喉管,跌进胃里,让人神清气爽,有飘飘欲仙的感觉。

如今,站在山上俯瞰整个村庄,楼雨后天春笋般拔地而起;兰渝铁路和兰海高速犹如两条蛟龙,昼夜奔腾不息,把往事一溜烟抛在脑后……

西大滩的白

□ 扎西尼玛

这儿的家庭成员。世代生活在西大滩的居民,崇尚自然,敬畏自然,认为万物有灵,不可伤害,不能搅扰。

每一次从天而降的大雪,都是大自然珍贵的馈赠。可以预见,随着气温转暖,厚厚的积雪渐次融化,凝结的雪凌,从岩石上滑落;簇拥的雪团,从树枝上跳落,在暖阳的抚慰下舒展开来,转化成涓涓水流,这是雪的另一生命,一丝一缕,润泽大地,滋养万物。

雪是行走的白,白是静止的雪。雪从高峻巅峰,自然而然地向低处飘移,降落到毛毛山腹地,映衬一坡一坡的松

柏愈加苍翠墨绿。

我轻轻地走到毛毛山身边,近距离感受雪的白,触摸白的雪。我前往二郎池,它是西大滩有名的自然景观,就在毛毛山脚下。生活在西大滩一带的藏族群众,性格开朗,能歌善舞,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传唱着独具特色的歌谣。当地民谚说:“要知道唱家的歌多少,请数数冬夜的星星。”丰富多彩的藏族民歌,唱词通俗易懂,音调抑扬顿挫,旋律深情悠远,是天祝民间文化中的瑰宝,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也是“天祝八俗”之一。



打量一座城

□ 王琪

打量一座城市,往往需要重复走进一条古巷或走近一口古井,抑或停下脚步抚摸一页青瓦一片青砖。我在这座小城已行走了30多个年头。30多年来,我一路走走停停,边走边望,边走边唱,打量山,打量水,打量风云际会的城。目光所及,无不心花怒放。我把这些打量所得,记录下来。渐渐地,一个立体的、文化的、多姿多彩的甘谷,在我心中清晰了起来、丰满了起来。

打量一座城,就像打量一朵花开、一次月圆,需要耐心和微笑。

打量甘谷的山水。甘谷山环水绕,雄奇秀丽。一条渭河把甘谷划分为两山一川,渭北陇山连绵,古风浩荡;渭南朱山耸立,云雾缥缈。南雄北厚,古老神奇,太昊山、天门山、大像山、缙群山、秀金山、无畏山、太平山……每一座山都有来历、都有故事。太昊山因人文始祖伏羲而成圣山,大像山因盛唐大佛而名扬。天门山老成持重,高耸峭拔,一些出门闯

荡的游子,临行前都要站在天门山顶,看一眼甘谷的全景,揣一把故乡的黄土。树高千尺离不开根。甘谷的水不多,但可以亲近,可以拥抱。一条渭河横贯东西,两岸庄连庄,户连户,人烟稠密,经济发达。悠悠渭河,不拒细流,一路携起南北两山的古城河、金川河、武家河、清溪河、苦水河、散渡河……浩浩汤汤,奔向大海。有山水处,必有人家。每当夜幕降临,我站在城市的高楼上,看城里的梦幻灯火,真有一种如梦如幻、如诗如画的感觉。天门山顶的灯光闪闪烁烁,恍若仙境;城外远处的灯光犹犹豫豫,显得神秘;城内近处的灯光璀璨明亮,极富时代感。夜幕下的甘谷,就是一首诗、一幅画、一支歌。

打量甘谷的城。走在甘谷城就像走在历史与时代的书籍中,一些风云际会的城市地标,犹如一条历史的长河流淌在古城内外。古时甘谷的城是

这里还流传叫“则柔”的藏族舞蹈,表现形式是歌伴舞。每当喜庆佳节或劳作之余,人们相聚一起,边唱边舞,其乐融融,体现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。

踏着松软的积雪,我穿过灌丛中时隐时现的羊肠小道,来到二郎池隐身的地方。只见两座山峰的底部,一座横置的天然堤坝,拦住从山体渗出的泉水,天长日久,形成一个“心”型天池湖泊,当地人称“二郎池”。

冬季的二郎池已经结冰,但不影响它绝佳风姿的呈现:池面的白雪与水体,凝结成未经雕琢的碧玉,闪耀温婉光华,一如娇嗔眼眸,流露欲言又止的万语千言。周围麻柳、柠条等灌丛茂密,云杉、柏树等林木遮天蔽日,正是一处幽静古朴的人间胜境。

如果说雪是西大滩冬季的白,那么白牦牛就是西大滩一年四季常有的白。白牦牛在西大滩随处可见。小滩河一带水草肥美,白牦牛个个洁白如雪,浑圆健壮,它们结伴而行,犹如一朵巨大的白云,在草丛间缓缓移动。而这里的牧民也用自己勤奋的脚步开拓和丈量着生活道路。那是一团跋涉的白、点燃希望的白。

如春环州

□ 陈希祥

背过历史
把朔风的凌厉
遗忘 用温情
唤醒 一片天地

已全然 不是
那种感觉 而今
丛丛连片的 社区
幢幢林立的 安居
管网 已把冷清
弱化 成为记忆

惬意 今非昔比
时下 环冬如春
老有老的 温馨
小有小的 调皮

山口

□ 阎润文

山口盛开着一簇簇黄灿灿的野
山花
它们含着笑
迎接山口吹来的风
它们探出头
就听到了美丽的歌声
它们也伸长脖颈唱着歌
这是原汁原味的歌声
和山林里的鸟儿媲美的歌声

一大早,野山花挂满了
一箩筐一箩筐的露珠
我在山口吹来的风中小憩
一朵一朵的白云吮着缕缕香气
我发现,草丛中的小蟋蟀
喊着我的乳名
用我的乳名,给这个山口
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

与白蝴蝶相遇

□ 毛韶子

把坡上的野棉花撕了又撕
是顺着山谷风的事
高龄的父亲说完踩着蝶羽走进
屋子
我在父亲缓慢的步子里
与一只只白蝴蝶相遇
院子里的杏树,柿子树和葡萄树
又陪着父亲老了一岁
是件幸福的事

我不知道雪花从何处来
穿过山谷时
如一系列满载绿色的火车
准备把原野上无垠的麦苗又一
次抚绿

静静地我与一只只白蝴蝶
在一个山乡里倾心交谈

洒满阳光的地方

□ 柏舟

母亲的娘家在甘肃南部一个叫扎地的村庄。听父亲说,扎地在藏语里有阳光普照、圆满吉祥、美好幸福的意思,就是阳光洒满的好地方。

扎地被低矮的南北两山温柔相拥,中间有平坦、宽敞、肥沃的土地,发源于海拔三千多米的叠藏河,由南向北静静地流淌下来,把土地从中间自然分开。这条洮河的支流,水色青绿、清澈透亮,河边长满萋萋的芳草。一年中,只要是朗朗晴空,天总是瓦蓝瓦蓝,就像一块巨大的景泰蓝。蓝天白云下,平坦的土地里生长着青稞、洋芋、大豆、油菜,还出产驰名中外的岷州和远近闻名的蕨麻猪以及黑紫羔羊。

外爷喜欢捕鱼,常在清凌凌的叠藏河里放鱼量子,半夜时分,趁着月色,提着水桶收鱼。鱼量子是用毛竹做成漏斗形,放在用石头垒成的倒三角形的拦水坝顶端。叠藏河里的银白色唇口鱼是地方独有品种,肉细嫩,刺少,口感鲜美,鱼汤汁稠呈奶白色,味鲜爽口。此外河里还有数量众多的黑色脊背、肚子发白的柳叶鱼。一条一斤重的鱼,有镰刀把一般粗,用菜籽油煎炸,香酥可口。桃花盛开的时候,正是鱼儿肥美的时节,在清冷的月光下,木桶里挤满密密麻麻的鱼,摇头摆尾,左右挣扎,发出“吧唧吧唧”的叫声,这是外婆最忙碌的时候。

过年时,村里不请戏班子,全村人轮流办,自娱自乐。那年轮到外爷主办,他的眼睛细小,鼻子尖小,嘴巴一撮,饰演的秦腔《拾黄金》里的丑

烟火。从前是柴火炉子,如今电炉子居多。清早起来,架一罐茶,佐之以酥圈圈或油饼,优哉游哉,吃饱喝足,一天神清气爽,是解睡去疲乏的佳品,更是城乡招待客人的隆重仪式。自古以来,茶和山水极为相配,那是一种开阔,一种舒畅。在我心里,甘谷罐罐茶和老宅相配,和烟火相配,气息相投,氛围相宜,小门小窗,小桌小炕,桌上有茶具、食物、水壶、香烟,在这里喝茶,虽然场所逼仄,也无法纵目远望,心思却是可以飞得很远很远,比如,抵达人类的昨天和明天。浆水面是甘谷人普遍喜欢吃的一种食品,质朴平和,低调内敛,能进入寻常百姓家,也能进入高档餐馆里。餐桌上,人们酒足饭饱之后,总会在最后说来一碗浆水面,以结束这顿晚餐,也结束一天的生活。

打量甘谷的人。甘谷人是甘谷城最好的风景,甘谷人崇尚武、明礼重义、开放包容、敢为人先,他们在这座小城中生存、奋斗,收获的故事,点点滴滴,融入朱山,流入渭河,长成传奇,奔向大海。这就是甘谷,与众不同的山水禀赋,悠久厚重的历史底蕴,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,以及勤劳勇敢的优秀儿女,从宏观到微观,从集体到个体,既在传承,也在发展;既是平凡,也是传奇;既在高歌,也在呢喃。

打量甘谷,也是在打量自身。打量愈久,愈会爱上这片神奇的土地。